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导读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琼)新登字 038 号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王恒 编著

责任编辑：钟立

责任校对：王一尘 刘 飞 周晋文 徐 丹

装帧设计：祁小静 封面设计：余小波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廊坊市文化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56-6

全套定价：890.00 元

目录

- 故事梗概 [1]
作者介绍 [40]
思想和艺术特色 [49]
精彩片断 [83]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导读

故事梗概

一九七五年冬季的一个早晨，乳白色的蒸气在柳溪河上冉冉升起，像一笼巨大的白帐子，把方圆十里的葫芦坝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这，就是沱江流域河谷地带有名的大雾。

在这漫天的雾霭中，一群在田野里做活路的妇女先是漫无边际地唠着家常，不一会，一个女人“哎”了一声，说道：“……你们听说了没有呀？许四姑娘决定不走了。真是，山不留人水留人哪！”

女生的消息，刁；音是特大新闻。妇女们马上围绕“许四姑娘”走与不走的问题七嘴八舌地发表评论。有的说，四姑娘许秀云生来性情温厚，心肠又软，准是在等待离了婚的男人郑百如回心转意，来个“破镜重圆”。但马上有人推翻了这个判断，说是郑百如的老姐儿郑百香已经透露过：她那个正走红运的老弟已在二十里外的严家坝“对上了一个象”，严家坝那个老姑娘可比“这个”漂亮得多。又有人猜测说，许秀云一定不会在娘家久住？早晚都是要走的，原因是许茂老汉脾气古怪，老头子原就不赞成四姑娘跟郑百如离婚的。眼下四姑娘暂时不走，一定是因为对她三姐给介绍的那个男人不满意……

一个高大结实的中年妇女一阵风似地从大雾中走了出来：“喂，你们看见小猪跑过去没有啊？”

地里的妇女们见是人称三辣子的三姑娘许秋云，忙问：

“呃，三姐，听说你那个四妹子又不走啊？”

“放屁！哪个嚼牙巴乱说的？”三姑娘脸色一沉。

“你不信，亲自去问问嘛！”

“好啦好啦，收工以后我过去看看。”许秋云急着找丢失的猪，挪开粗壮的腿走远了。大家又说：“好个三辣子，要不是她呀，四姐儿早没命罗！这两姐妹，一个强一个弱，真是，一个妈生的。性情儿这样的不同。”

“她们许家那么多姐儿妹子，哪——一个和哪一个相同？”

“是啊，可没有一个像她们爹！”

这时候，再过半个月就满六十五岁的许茂老汉正在生四姑娘的气哩！

老汉这一辈子养了九个女儿，被人背地称为“女儿国国王”。多年来，他是以自己勤劳、俭省的美德深受庄稼人敬重。单看那一座带石头院墙的三合头草房大院，就很有点与众不同的气派，宽敞、明亮。院子里鸡鸭成群，猪羊满圈，谁见了都会说老汉的日子过得不错。

清早，老汉刚刚跨出房门，便看见四女儿在院西墙角那间堆茅柴的孤零零的小屋屋檐下，垒起了一个小小的灶头？眉毛霍地抖动了一下，厉声问，“咋个？你……垒起那些石头干啥子？”

四姑娘转过脸，一对大眼睛闪着几分忧郁的光，陪笑说：“爹，我正要给你说呢，我……不走……我想了这几天，实在是不走的好。”

“你说啥？”老汉像突然遭了雷轰，气得横眉竖眼，跳起脚

吼道：“胡说，哪有这样撒脱！哼！”

老汉本来就极不赞同四姑娘离婚。在他看来，郑百如在葫芦坝上掌着实权，那是惹不得的。离婚后四姑娘搬回“娘家”来住，老汉心上就像顶着一根棒槌，很不顺心，成天黑着一张脸。直到两个月前，居住在本队的三女婿罗祖华受妻子之命，在耳鼓山托亲戚给四姑娘找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人户，前不久老汉又亲自上山走了一遭，得出了结论：“可以。”答应了那个中年丧妻的男子，在他做生日那天下山来，以便当着众女儿、女婿的面，正经把亲事定下来。并择定一个就近的日子成婚，把四姑娘送上山去。他这一年来的不称心，才觉得轻松了一点。可是。事到临头。四姑娘突然宣布“不走了”，老汉简直忍受不了啦！

“你老人家莫生气……”四姑娘见老汉马起脸不说话，凄然说，“请你老人家看在我娘的名下，拨给我这间破屋，我一辈子就在这儿……”说着，垂下了她那好看的长睫毛，积蓄多日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滚过脸颊……

早饭后，大队团支书许琴揣上钢笔和小本子上公社开会。她快步在大雾迷漫的河沿走着，不一会到了小桥头，猛然看见桥栏边倚着一个三十来岁、面孔白净的男人。他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一年前她还称呼“四姐夫”的郑百如，葫芦坝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会计。

“九妹，稍等一会儿，开会一路走嘛，龙庆还没来呢。”

许琴感到十分局促，便答道：“我上街还有点事要办，我先走一步……”

“忙啥子嘛！”郑百如用一只脚尖在板桥上有节奏地拍打

着,做出心不在焉的悠闲样子,接着又问道:“你四姐怎么又不改嫁啦?”

“你怎么知道的?”九姑娘心一惊,被对方那个大模大样的神态激怒了,说了声:“我不晓得。”便对直走过了桥。

到了连云场街道,许琴直奔副食品商店找七姐许贞。许贞是个衣着漂亮的二十四的大姑娘,参加工作三年了,平常难得回家,领了工资也全花在吃喝穿戴上。许贞取出一张像片给妹妹看:“他叫小朱。”

许琴对像片扫了一眼,皱皱眉头问:“上回那个小刘怎么了?这会儿又钻出一个小朱?”

“小刘吹了……这个小朱是城里的‘工人’。”

许琴本是想来与七姐叙叙四姐的事,现在发现来得不是时候,起身要走。

“九妹,你帮我先给爹说一声这个事”……

“你自己去对他说才合适嘛!”许琴推托一句,跑出店后,向公社走去。

一踏进会场,许琴就感觉出今天的会同往常有点不一样。台上坐着几个陌生干部,其中有位约摸四十开外的女同志,短发齐耳,神态镇定安祥。

“这是县委工作组的颜组长,名叫颜少春……”有人对许琴介绍说,“看,那一个高个子,他叫齐明江,是宣传部的工作人员,……”

会议开始后,颜少春组长的一番摆家常似的切合实际的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议论声。许琴仰着脸,聚精会神地凝望着台上的颜少春,渐渐地,眼睛湿润起来……

这个单纯而天真的九姑娘，似乎从颜少春的身上看到了改变葫芦坝面貌的希望。直到散会，她仍处于兴奋和激动之中。

散会以后，七姐来叫许琴上她那儿吃饭，许琴瞅见郑百如站在那儿，好像七姐也邀了他吃饭，心里怪不舒服，便跟七姐推辞道：“我就在公社食堂吃。”

善于表情的七姑娘把脸一沉，做出嗔怪的样子，不容分说挽起许琴的手臂就走。边走边把嘴巴凑近妹妹的耳朵，悄声说：“郑百如这一向态度变好了，对我说四姐从前对他如何女U何的好。看样子，他回心转意了，……”

许琴不屑地耸耸肩膀。

许贞责备妹妹：“人家是大队干部呀！如今什么事情不讲个‘关系’？三年前，要不是他，我还‘出不来’呢……如果，四姐真能跟他复婚的话，将来叫他设个法，钻个招工或上大学的机会，把你也‘推’出来，不是很好么！他还是挺讲人情的呢！”说到这里，她故意放慢脚步，等着郑百如走拢身边，用一种亲热的口气，对郑百如笑道：“四哥，难得请到你，……九妹的‘问题’还没落实呢！都二十啦，什么时候才能够‘出得来’呀？”

许琴的血涌到脸上来了，她使劲儿拧许贞的手腕子，许贞才没有再往下说。

郑百如颇为得意地一笑，却又矜持地说：“推荐人的事情，我一个人也不能说了算。不过，慢慢儿来，总有办法的！”

此时的许琴再也耐不下去，便借口到同学处借《青春之歌》，抽身逃开了。

许茂在他的自留地里干活。从早上一直干到天黑。他这块自留地庄稼长得特别好。一畦畦，一垅垅，恰好组成一幅美

丽的图画。精心的安排,不浪费一个小角落,细心的管理,全见主人的匠心。这些年来,他所在的生产队的庄稼越种越不如前几年,而他的自留地之“花”却是越绣越精巧了。许茂的老伴在生老九时就得病去世了。许茂在解放后分得土地翻了身,依靠合作社的优越性把女儿一个个拉扯大,而且还盖起了三合头草房大院。那时候的老汉感到共产党的政策,样样合他的心意,因此他积极忙着集体的事,担任过作业组长,获得过“爱社如家”的奖状,他的女儿们常常可以听到父亲爽朗的笑声。但如今,经历了一次一次政治运动之后,老汉变了,变得固执而自私了。他拼命地聚集着财富,伺弄自留地种蔬菜卖钱,还曾专门干过一段时间拣废旧纸的工作,每晚跑十几里到连云场、太平镇上去撕大字报卖给废品收购店。前年,老汉的大女婿金东水在一场政治风暴中被撤了大队支部书记的职务,不久一场火灾又毁掉了住房。老汉竟断然拒绝借房给老金夫妇和两个孩子暂住。老金一家只好搬到葫芦颈抽水房的小棚子里安顿下来。随后,大女儿又一病不起,临终时,老金连口棺材也买不起。然而,当九姑娘领着几个社员来到家里扛木料为死者做棺材时,老汉却巍然站立在大门口,不让人们进去,九姑娘气得大哭也不顶用。老汉几年来就以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生活着。

然而,今天早上,老汉的生活秩序被四姑娘搅乱了。老汉心烦意乱,他决不相信一个女人没有丈夫、孩子和家庭可以独立生活下去。他决定非把四姑娘打发出去不可!他不打算在自己家里养一个离了婚的老姑娘!

天色黑下来了,许茂从地里直起腰正要回家的时候,他

过去的四女婿郑百如绕着河边的小道来到他面前，白净的脸盘上完全没有平常那种骄矜的神态，眼里流露着负疚的神情，无比谦恭地说：“爹，才收工呀？”接着又说，“想想过去的事情，我真后悔，都怪我年轻无知，自从和秀云离婚以后，我才知道我是太不该了！”

许茂心头涌起一种满足的喜悦，但他不开腔，等着对方把真话全说出来。

郑百如却又打住话头，只说今晚他要开会，没有时间了，过两天再到许茂家来“汇报思想”，听取“批评帮助”，说完折转身从麦田的小径离开了。

许茂搔了搔脑袋，自语道：“呸！……这又是咋个一回事阴，未必你们这几年还没闹够么？”

许秀云花了一整天工夫，把那间孤零零的小草屋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独自一人吃罢晚饭，她关在小屋里洗了澡换上一身干净衣裳，当她在煤油灯下梳着乌黑的长发时，镜中映出了她清瘦的容颜。曾经是那么丰满的脸蛋，像被刀子割去一部分似的；曾经是那样闪亮闪亮的眼睛，如今显得又黑又深，她不由哆嗦了一下。她想起这几年漫长而凄清的岁月，眼里不由汪起一泡泪水。她不再看那面镜子，坐在床沿上，开始缝一件白底碎红花儿纺绸面子小棉袄。这时，有脚步声朝她这小屋响过来，她迅速把缝好的小袄儿塞进枕头底下。

只见许琴兴冲冲地跨进门来，把腋下挟着的包裹往床上一放，“这是八姐从部队寄回来的皮子，要你给爹缝起来。还有一封信，八姐说，你的日子就要一天天好起来了！”说完急不

可待似地返身跑出小屋。

“这会儿，还往哪儿跑呀？”

“我找昌全他们说个事情，”许琴掉转头解释说，“工作组要来了，带队的颜组长，她可好啦，今天开完会我找她谈了很久，我心上的疙瘩都解开了大半，她说，打算过两天到我们葫芦坝来……”说完就奔出了大门。

九妹刚走，三辣子许秋云闯进院子，人还在梅花树那儿，声音却先传进了小屋：“好呀，硬是要安营扎寨了！”这酸溜溜的口气钻进四姑娘的耳朵，像刀子在割她的肉。

许秋云进屋，一屁股坐在床沿上，使劲拍自己粗壮的大腿：“哎，气人！你这是……打的啥子主意啊！”

四姑娘凄然望着三姐，没有回答。

三姐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为你，把我心都操烂了！耳鼓山那个人难道配不上你么？”

四姑娘摇摇头。

“那，为啥死赖在这儿不走？”

四姑娘的眼泪涌出来了。

“你倒是说话呀，我的娘！”

四姐吞声说道：“三姐……我实在不愿意离开葫芦坝。真是……我舍不得……”

三辣子使劲拍打着自己脑门子，猜不透四姐的心事。

突然，三姐夫罗祖华出现在四姑娘的门口，他带来了一个让人意外的消息。原来就在刚才？郑百如光临三姐家。恰巧三姐已出门，就跟罗祖华痛心疾首地说起对离婚的恼悔之意？并希望能跟四姑娘“破镜重圆”。

四姑娘霍地站起身来，脸色煞白。“破镜重圆”之类的话，刺痛了她神经系统中最为敏感的那一部分，听到“郑百如”这三个字？那种从生理上感到厌恶的感觉。就像夏天在柳溪河边的茂草丛中看见蛇一样，只差没有“哇”地叫出声来。过去八九年间郑百如给她的生活投下的阴影，郑百如对她、对葫芦坝的乡亲们犯下的宗宗罪恶，像疾风在她眼前闪过。

十年前，读了半年高中就被学校开除的花花公子郑百如，在一个夏日的黄昏，趁四姑娘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将她拖到芦蒿丛里强奸了她。而软弱的四姑娘只能饮泣吞声，不得不嫁给了郑百如，在辛酸里耗尽了妙龄青春。十年动乱中，郑百如突然红火起来，用种种卑劣的手段斗倒了四姑娘的大姐夫金东水——当时葫芦坝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肆无忌惮地干着违反党纪国法的坏事：偷盗队里粮食、筹划投机倒卖、带烂污女人回家睡觉……后来，郑百如掌了葫芦坝的实权，要换老婆，于是就诬陷许秀云与金东水关系不正常而离了婚。

离婚对四姑娘是一种解脱，使她又有了生活的一线希望。可怎么也想不到郑百如突然又来这一着。四姑娘咬了咬嘴唇，说：“三姐，刚才三哥说的这事，那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这一个夜晚，前任支部书记，现在的抽水员金东水，正坐在荒凉的葫芦坝上守水人的小草棚里，点着煤油灯，一边读书一边指导十一岁的儿子长生复习功课。一连串的厄运并没有将这个四十岁的壮年汉子压垮，他坚信生活的流水回旋一阵以后，又会浩荡东去，庄稼人的日子在经历了苦难以后，终究会好起来。这时，小路上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最后在草

棚外面停住了。没有敲门,也没有叫喊。

“哪一个?”

“是我。……”——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是四姨姨来了!”长生跳起来去开门,金东水却一把抓住儿子的手膀,眉毛拧成两个疙瘩,血唰地涌到脸上。

老金自从被撤了党支部的职务、房子被火烧、女人病逝以后,生活上常常得到居住在本大队几个姨子的照看,两岁的小女儿长秀还被四姨子许秀云接了过去代为抚养。然而,葫芦坝“闲话公司”郑百香四处散布谣言,说是“下台干部”金东水同他四姨子“不醒豁”(方言:关系暧昧)。他对什么样的打击迫害都能忍受,唯独这男女间的闲话受不了!因而有意回避许秀云。

草棚外的脚步声终于离开了。长生急得差点哭出来,挣脱了父亲的手,开门奔了出去。不一会回来了,怀里抱着一个包袱,说:“四姨姨说的,县委工作组就要到葫芦坝来啦;四姨姨问你,过几天外公过生日,你去不去?过生日办礼信的事,四姨姨给我们准备好,过几天送来……”长生打开包袱,里面是一件白底碎红花纺绸面子小棉袄,缝得针线严密,精巧好看。金东水有些茫然地把目光落在小袄上,渐渐的两眼模糊起来。

此刻的四姑娘,正走在凝了霜的荒凉的回家小路上。路很黑,她一脚踏入路边的冬水田里,裤子湿了半截,鞋子里面汪着泥水,又湿又滑又冷。她浑身哆嗦,步履艰难。她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和折磨,都忍受过来了;今晚上遭到大姐夫

的冷淡,比过去从郑百如那里遭到的全部打击,更加使她痛苦和悲伤!今晚上她原本是有话要向大姐夫说啊!郑百如的突然变化,使她预感到:那条毒蛇准是遇上了打蛇人的追捕,害怕了,才不得不装出一副悔过的样子来笼络她。她决不上当!她要向大姐夫诉说她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她想用自己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去影响那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大姐夫,要他朝前看,重建新生活。……但这一切都落了空,大姐夫竟连照面也不打。四姑娘伤心得泪如泉涌。

四姑娘摸黑来到自己的小草屋。推开破门跨进屋里,突然,一条黑影从床上跳起来,扑到她面前,咚的一声跪了下来:“秀云,……你,你原谅我吧。”

四姑娘惊得尖叫一声,仰身倒在门槛上,吓昏了过去。

九妹闻声赶了出来,黑暗中“嗖”地一条黑影窜过院子。飞也似的跑了。九妹慌乱中大叫起来:“有贼!抓贼!”

几天后,颜组长带着年轻的工作组员齐明江来到了葫芦坝村。大队代理书记龙庆安排颜组长住在许茂老汉那宽敞的草屋里。可是,许茂并不欢迎工作组的到来。许茂见过各式各样的工作组。在他看来。土改时把田地分给农民,使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年轻时拼命也没法实现的理想,那样的工作组才是工作组!后来,单干的许茂家里孩子小,没有劳动力耕种土地,互助合作运动来了,工作组让他人社?及时解救了他的困难,那样的工作组让他充满感激和尊敬!可是近几年来,工作组来了瞎折腾,不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收自留地”,就是强迫老汉老娘们登台丢人现眼唱“样板戏”,许茂不但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却总是吃一些亏,惹一肚皮气。可许琴却高

高兴兴地帮着颜组长提行李。而且还非常愿意与颜组长同住一室。

晚上,在颜少春的住处——许茂家召开了近年来难得开的党支部会,龙庆这位在大事面前没啥主见的代理支书,对于细小的事情却毫不含糊,他提来了一瓶子煤油,他把煤油往墙角一放,大声对许琴说道:“往后在你们家开会,不得让你们贴煤油,看啦,放在这里。”他的声音很大,是为了让隔壁的许茂老汉听见。

许茂坐在隔壁屋子里,还没上床,听到龙庆的话。心里宽松多了。他暗自赞赏龙庆这个人办事认真。可他却不知道,这煤油原是家境并不富裕的龙庆私自贴的!

五个支委除了金东水外,其余四人均已到齐。郑百如向龙庆示意,要代理支书来几句开场白,龙庆却向颜组长那儿指。郑百如谦恭地把脸转向颜少春说:“请颜组长讲吧!”颜少春说:“我今晚是列席支委会。”郑百如又把脸掉向齐明江。齐明江严肃地摆摆手。这些过场完了之后,郑百如掏出一个笔记本,开始发言:“今晚开支委会,主要是传达公社会议精神,讨论我们的远景规划。老龙同志让我向大家传达。”

龙庆心里暗暗叫唤:“我的天!今晚要开支委会是你通知我,说是工作组叫讨论规划呢,我要你传达什么哟?”

郑百如不慌不忙地开了头,他咬文嚼字,从“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谈起,转到葫芦坝的过去和未来。话语中夹着许多流行的政治术语?侃侃而谈,一连讲了两个钟头,还没完没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下边说第二个问题。”郑百如关上一

个笔记本,打开第二个笔记本……当颜少春和留下暂宿的老党员金顺玉大娘回到屋里坐下以后,许琴正在灯下看《青春之歌》,好像刚从梦中苏醒,抬起头失声叫道:“散会了么?”

金大娘苦笑一下说:“再不散会,都要天亮了!”接着长叹了一口气。颜少春的脸上也现出严峻的神色。

这时,从许茂老汉屋里传来一阵剧烈咳嗽声,金顺玉大娘吃惊地问许琴:“你爹病了么?他的身体从前很好的嘛!”

许琴答道:“他从前不咳嗽,只是近几天才这样的,晚上睡不好,咳嗽很厉害,有时还大声的叫唤。”

颜少春关心地问:“找医生吃药了么?”

许琴摇头说:“没有。我爹这个人,别说没有病,就是真有了病,他也不吃药的。”

“俭省人!”颜少春说道,“我这里带得有一点药,止咳片也有,你快拿去叫他吃吧。”

许琴拿了药片往她爹屋里走,颜少春把她叫住,将暖水瓶递给她。

过了会儿,许琴提着暖水瓶过来了,金顺玉大娘忙问道:“病得重不重啊?发烧么?”

“不发烧。开初叫他吃药,他偏不吃,硬说没有害病。我对他说,这药片是颜组长叫送过来的。他想了想才吃了。”许琴这样说道,摊开手板,亮出两张一角的票子,笑了起来,“你俩看笑人不笑人!嘻嘻……他吃了药,在枕头底摸了半天,摸出两角钱来,问我:‘多少钱一片呀?’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嘛!’他硬把钱塞在我手上,叫我给颜组长,还说:‘金钱上的事,可不兴含糊,各人是各人的。’哈哈,你们说,我爹笑人不笑人